

全華叢書

羅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
○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
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
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
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
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人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

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不善

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

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

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

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
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
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
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
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
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

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

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

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

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

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

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

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

○毛氏曰涼薄也○朱氏

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

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為民所

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

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適邪僻也反覆其言

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
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
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
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
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
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
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
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
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

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
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
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
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
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
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
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由小
人之言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
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

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

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

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

曰夜晴則天河明○毛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

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

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早

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

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

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

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

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

也雨雷也○鄭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

○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

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

卷七 呂氏家外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

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祖

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

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

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

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

其患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在雷

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

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子

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

又降旱災使子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子然孤獨之意○蘇

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

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

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

也所眾民之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

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

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

類稷之○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

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徒力反山川旱魃蒲未反為虐如惓音如

焚我心憚徒曰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

也然魃旱神也悒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

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

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

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

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

此庶民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癘都田反我以旱慤七感反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遜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

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

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慤曾也○鄭氏曰癘病也

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

王氏曰胡寧癘我以旱慤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

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

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祭四方與社又不晚

孔氏

曰即以社以方是也

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

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

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

居六反

哉庶正疚

音救

哉冢宰趣

七口反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

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

鄭氏

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為禮則無友

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

○鄭氏曰翰窮也庶正眾官之長

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

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

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

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

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

布而不修孔氏曰布列於位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

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

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為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

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

哉○釋文曰里本作瘰爾雅作悝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

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眾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

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眾星

未有兩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
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
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
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
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眾正也瞻
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
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
官定者也○鄭氏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
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

音服

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

保毛反

賞申伯焉

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

音峻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

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

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

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

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

李氏曰山大而

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崧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

○孔氏曰其山高天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

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毛

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

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

於天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

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

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亶亶申伯王纘

祖管反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亶亶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亶亶然

勉於德以賢人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至又欲使

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

皆統理

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伯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為申

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

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

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
 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
 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

之功毛氏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

泉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毛氏曰御治事
 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

之官也

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

人家臣也

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

公人家為私屬也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

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

尺叔反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

渠畧反

鉤膺濯濯

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

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鉤膺樊纓也

孔氏曰鉤

者馬婁領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為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

賤淺反

于郿

亡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糗音張式遄音專

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

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

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

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

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

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

王之數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糗糧式

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

者令廬井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

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

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

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

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意

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嘽嘽者眾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惠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

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

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揅服萬邦不順之國

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曰作是工

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氏曰碩大也

○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

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

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孔氏曰

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

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嵩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興焉反

陳氏曰嵩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

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

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呼報好反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眾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

孔氏

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

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

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

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鄭氏曰監

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楊氏曰孟子釋

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楊氏曰近取諸

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

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

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

○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

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音壁

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

甫曰我以女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

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仲山甫

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

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

侯內則輔養君德人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
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
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
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
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

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已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

音汝

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者不侮不畏卽是不茹不吐旣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嵩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輜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

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

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

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

也。鄭作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

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

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

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衮。

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

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杜接反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

健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

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

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

遷於臨淄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

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

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

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

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

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

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

易榦音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也○

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

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敘其國曰梁山之

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

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腴○陳氏曰梁山禹治水

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

戎猶女也朕我也○鄭氏曰古

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
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
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纘汝祖考又戒
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解虔共
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
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
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

鏤音漏錫音羊鞞苦郭反鞞苦宏反淺莫厯反轆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修長也張大也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

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

氏於嵩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

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

曰箋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

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

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為旂鄭氏曰善旂旂

之善色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

之羽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

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 ○鄭氏曰簞第漆簞以為車蔽今之藩也

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為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為第明吉車之等漆之也 ○毛氏

曰錯衡文衡也 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 ○孔氏曰玄衮以

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赤鳥赤色之鳥 ○鄭氏曰鉤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孔氏曰馬鞅鉤

以金為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

賜○毛氏曰鞞革也鞞軾中也孔氏曰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

毛也幘覆式也孔氏曰幘禮記作幣周禮作頖莫

鹿幣春官巾車言犬禊犴禊皆以有毛○鄭氏曰

條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楹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

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紉後建之簟

第在後衡在左右鈎膺鏤錫鞞鞞淺幘條革金厄

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白壺其殽

維何魚薄交反

鼈鮮魚其藪

音速維何維筍

恤尹反

及蒲其

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

子餘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祀輟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

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

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

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

鄭氏曰包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也○毛氏

曰藪菜穀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

孔氏曰醢

人注云深蒲始生水中是也

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

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

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

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東萊曰覲禮稱來朝之諸

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

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

從之邶邶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

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

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

也永安西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

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

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

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

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

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

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于偽

韓姑

其一反

相攸莫如韓

樂孔樂韓士川澤訐訐

况甫反

魴

音鱖音序

甫甫麇

音憂鹿

嘖嘖

愚甫反

有熊有羆有猫

如字又武交反

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

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

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嘖

嘖然眾也猫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

國之士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宋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
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
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
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
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
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
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
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典布白竭

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
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
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
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
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眾也○朱氏曰董氏
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眾爲築

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

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國實塘實壑

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

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

之國使復為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

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

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

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

貊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貊

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
羆赤羆豨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
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

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

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
言淮夷召虎旣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
又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
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澣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
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
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吐刀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

我車旣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孔氏曰禹貢
嶓豕導漾東

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

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

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

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

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

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

其眾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

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

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

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
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
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卽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
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
氏辨江漢合流旣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
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

曰召公旣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

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

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于

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

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

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

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

水涯也疾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
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
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
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
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
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

漢之澣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澣
 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
 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幹之
 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
 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
 無以我為小
子不足與有為當
 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
 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始
 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
 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和音巨鬯初亮反一音西鬯告于文人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和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和鬯黑黍酒也謂之

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

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鬯中尊案鬱

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和鬯一鬯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

時未祭故尚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

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
 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
 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
 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
 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
 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成

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

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

宋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

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

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

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反剛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程伯休父始

命為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

休父嘗為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

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

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蘇氏曰使之左右

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

久畱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

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

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

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

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

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音亦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

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

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釋連絡也○毛

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

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

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

其上不違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

鋪普吳反敦淮濱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卽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鬪然如唬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涯之上就執其眾虜○毛氏曰虎之自怒唬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

吐丹反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

如飛擊如翰

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

鷗之類擊擊眾鳥者也

○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孔氏曰軍旅之

眾其廣長似之也

○毛氏曰苞本也

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

○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

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緜緜不可

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

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
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
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
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
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
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蠹音牟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瘵勅雷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

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

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

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

蠹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蠹賊是害禾稼之蟲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蠹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
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

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

○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

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

鄭氏曰厥其也梟鳴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

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

哲婦為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朱氏曰婦人

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

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伎之鼓反忒諧反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

賈音古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翰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鄭氏曰

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言無常。○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

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隱惡

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如

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

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

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

爲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

如字又的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

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

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

不思而思君子之正王者

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顧與予胥有忌而已凡

百大臣之忠賢者與名顧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

夫天之降不祥庶

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

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

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

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

鄭氏曰幾近也○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

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感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感沸其

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

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宋

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

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季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

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

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八

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

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

厚也。喪亂也。瘳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

曰圍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

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

遍。音律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潰其內

椽大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蘇

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

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椽靡共潰潰回過
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
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東萊曰天
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

音羔

訛訛

音紫

曾不知其玷

丁簞反

兢兢業業孔填

音鹿

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
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
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

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

戶對反

茂如彼棲

音西

土始反

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

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蘇氏曰苴枯草也

○王氏

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

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假賣反

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

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

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鄭氏曰疏麤也

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待御七○孔氏曰凡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待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

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稗以見小

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況茲也引長也

○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

矣職音况兄音斯弘不裁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

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

○宋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

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關國百里今也日音好感音好

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

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

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

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

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

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竊以為不

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
 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
 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
 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

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

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鳥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峻音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

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

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雖齋相

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

肅肅其敬雖雖其齋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

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

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

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

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

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朱氏曰斯語

辭也○東萊曰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

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

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
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
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

木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

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註但言天命周家無詩窮○毛

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

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

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

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

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

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

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

之德大而彼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

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

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

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

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

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

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

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
 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
 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
 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節者蓋文武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

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

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
 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節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王
 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

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

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宋氏曰此清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

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

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

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

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卽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

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

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苟成王有卽位有卽政則周公之

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

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

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

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

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

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

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鄭氏曰無疆乎

祖考之戎功則師眾之不缺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抑詩解

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

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
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
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
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
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
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
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
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

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
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
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
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如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太王自豳遷

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大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

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

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

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

昊天於圓上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音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

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

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

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

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

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

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
 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
 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
 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
 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
 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李氏書曰成王畏
相必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
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
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
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
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
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
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氏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
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之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

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

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鄭氏

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

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

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時是也○

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

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

寐亶亶恍惕畏天之威○宋氏曰夙夜畏天之威
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
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
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
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
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
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

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

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橐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單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

氏曰戢聚橐鞬也孔氏曰橐者弓衣一名鞬○鄭氏曰懿美也

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

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

兵而收藏之與為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修之

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

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

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

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

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

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
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東萊曰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

紀覲反

其明鍾鼓喤喤

華彭反

罄筦將

將

七芊反降福穰穰

如羊反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如字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

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盡也鄭於闕宮立鳥箋皆以奄為覆

覆四方同為己有與傳不異也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

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

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

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

無所不至毛氏曰嗶嗶餘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
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
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
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餘故神降之福祭
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烝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

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

○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

○朱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

植百穀以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使眾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

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稷之趙岐曰麩麥

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

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牟之種
○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
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
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